

人物

首长 刘学升

1989年3月,我参军入伍到原南京军区某高炮旅。有位肩佩中校军衔的首长经常在新兵训练之余,来找会打乒乓球的战士进行“切磋”。班长介绍首长是旅司令部作训科科长。我不会打乒乓球,再看首长面相也比较“威”,所以也打心里有些“怵”他。

新兵连训练结束后,我被分到老连队警卫排。首长经常来连里与新兵谈心,鼓励大家加强学习,刻苦训练,早日成为真正的优秀军人。我逐渐发现首长其实很和善。没多久,我因犯错误被“贬”到炊事班。班长手把手教我先学切菜、烧火,后学炒菜、烧饭。受班长“真传”,我进步很快。

过了半年多。一天,连队接到旅部管理科调我到司令部机关食堂的通知。我到管理科报到,管理科科长告诉我是首长推荐我到机关食堂的。我向战友打听到首长的住址,去向他表示感谢。首长说他在连队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,发现我比较实在,得知机关食堂缺少炊事员,就向管理科推荐了我。首长说他是安徽阜南县人,从小家里穷。家乡的泥土路,只要下大雨,就有能没到膝盖的烂泥巴,即使穿长筒雨靴都不行。首长参军后,看到部队条件比家里好得多,所以很珍惜,无论干什么都踏踏实实的,“肯干实干不吃亏”。我当即向首长表态,一定像他那样好好干,不辜负首长对我的期望。

没多久,首长升任旅副参谋长,他对分管的军事训练抓得严,很多官兵都“怕”他。但首长只要与官兵谈心,大家又感到他还是那么平易近人。一天首长来找我,说他买了一只高压锅,要我去帮他杀只老母鸡,用

高压锅炖汤吃。我去了首长家,杀鸡、褪毛、剖膛、洗净,和葱姜一起放进高压锅后,就回来了。次日一早,首长到机关食堂,看见我哈哈大笑说:昨天我第一次用高压锅,感觉鸡汤炖好了,随即打开锅盖,就听“砰”的一声响,鸡和汤都爆飞了出来,幸好没伤着人。我听后有点自责,早知道我把鸡汤炖好再回来就没事了。

首长鼓励我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,多读书学习。我按照首长的要求,“主业”研究食谱、做好饭菜,“副业”以书为伴、与文字相依。机关食堂的餐厅里,无数个深夜的灯光下,经常有我看书学习的身影,以及笔尖与纸张接触时刷刷的声音……日积月累,几年下来,我受益良多,不仅立了功,而且入了党。

1992年12月,我退伍回到家乡五河县,刚开始还与首长通电话,后来听说首长升任了参谋长、旅长,我就很少与他联系了——首长很忙,我不能影响他的工作,但在心里念着他。

又过了几年。一天,我正在单位上班,忽然电话铃声响了。我拿起电话,首长那特别熟悉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:我到蚌埠一个多月了,你也不来看看我……首长在电话里说他已调任蚌埠军分区司令员。蚌埠离五河不远,要我到蚌埠去找他。此后,只要首长有时间,我便经常去看他。

首长在蚌埠军分区工作了几年后,又调任江苏省军区预备役师师长兼省军区副参谋长,直至退休。首长退休后,老有所为,经常到部队和学校为官兵、学生讲述革命传统故事,并坚持读书写作,时有文章在媒体发表。也许是人老了爱怀旧,首长写出了数篇回忆军旅生活的文章,写他的首长、战友和我们这些士兵……由于他的文章写得实在且感情真挚,所以读者好评如潮。

首长有情怀。去年,他得知我在北京,特地发微信,要我抽时间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看一门苏联造M1939式37毫米高射炮,说它是“咱老部队留下的传世之宝”。我去了军博,在展厅找到了首长说的那门炮,那门炮最好认,防盾板上10颗红星在军绿色油漆的映衬下熠熠夺目,记载着曾经击落10架敌机的赫赫功勋。我拍了高射炮的照片和文字说明发给首长,他很满意。前几天,首长写了一篇题为《命运》的短文,通过微信发给我。内容如下。

命运

小时候,母亲对我说:儿子,咱家是穷命,祖祖辈辈都是穷命。那时候,我真信。

可当换上军装离开家的那一刻,我生出了要把“真信”改变的想法。我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,不干出个人样来,誓不回家。这个最初的想法,后来才知道就叫“初心”。初心使我排除万难,一路奔跑,一路超越……回头看看,如今的我,为自己不忘初心和实现初心而感到自豪与欣慰。

首长是我学习的榜样,他的家乡阜南县今非昔比,发展日新月异,也是全国“四好农村路”示范县,“雨天一身泥”的现象早已成为历史。我从当兵到现在,一晃30多年过去了,现在虽已年过半百,但对首长充满的敬重之情,永远都不会抹去。

记忆

年少缺书读 日月

退休后闲着无聊,信手从书橱里取出一本《警世通言》,顺手戴上老花眼镜,可还没翻阅几页,眼睛就有些酸溜溜,头也有些昏沉沉……此情此景,不免有些伤感:年少缺书读,青年偷闲读,中年无暇读,年老……嗨!当下时光充沛,书也很多,眼睛却老花了。书一看久,字不仅花,而且还糊。无奈之举,只能望“书”兴叹。

说到年少书缺,并非天方夜谭。大凡出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上学时期,除了能读到学校统一配发的课本外,就没有多少其他课外书籍,甚至可以说“寥寥无几”。那时图书出版,没有当今那么繁荣,书店也很少。

在我记忆中,当时合肥仅有两家国营书店,一家在四牌楼,一家在长淮电影院旁。那时书特别便宜,一般图书订价几毛钱,最贵的也不过一两块钱一本。书虽便宜,但不一定谁都舍得买或谁都能买得起。在那个年代,多数双职工家庭月收入不到50元,有的甚至只30元左右,且多子女家庭占比十分广泛,家庭负担过重,一般家庭很少愿意花钱给孩子买课外书。

我上学时期,想看课外书,就花一分钱到巷子里一个小书摊前,租上一本小画书看看,《渡江侦察记》《黄继光》《邱少云》《雷锋》等连环画小人书,都是上小学时坐在书摊前花钱租看的。上中学时,偶尔听同学说不花钱也能看到书。可来劲了,就经常和同学们一起跑到这两家书店,或扒在柜台边,或蹲

阳天》《三家巷》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;还从同学那借过一本叫《一双软底绣花鞋》的手抄本;再有就是从收音机里听过刘兰芳播送的《岳飞传》。整个学生时代,我唯一买过的一本书是《新华字典》。

这本字典,还跟随着一起到军营。我一入伍先是在连队当文书,后又调到机关当报道员。这本字典帮了我不少忙,遇上不会写的字、不认识的字、不知意思的字,随手一翻,便知天下。

光有本字典,不能满足我的求知欲。要想有作为,就得多读书。高尔基说的好:“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。”于是乎,我开始喜欢买书读书。

刚入伍那阵子,一个月津贴费仅六元钱,每月除了买些日用品,所剩无几。尽管月月都是囊中羞涩,我还是买了《写作经验谈》《好新闻》《新闻作品评析》《报纸编辑学》《八用中文成语辞典》《诗林广记》等书籍。书一买回来,我总是找张牛皮纸或报纸,把新书包上壳子,加以保管。有时书读一半,突然有事,我也舍不得把书打上折子,而是小心翼翼地夹上书签。后来在部队提了干,拿上工资,手头也宽余了,就成套成套地买些中外名著。

一有空闲,就翻上几页。有时出差也不忘带上书,途中好打发时光。时间一久,书买多了,自然而然也就读多了。从中不仅找到乐趣、尝到甜头,而且也成就了人生,成就了事业。并有30余篇新闻、文学作品被收入《安徽文学50年·报告文学卷》《众志成城》《八百里皖江战洪图》《橄榄绿防线》《武警英雄谱》等图书中,还出版《警营风采录》《橄榄林里竞风流》《特警风云》和长篇小说《特殊战线》《啄木鸟》等12本个人专著。

这下,买书读书的劲头更足了。家里和办公室的书橱都放满了。书橱放不下,就堆拐拐角角上。拐角被“霸占”,确实没有多少空间可以存放。读过的书,扔掉?都是自己平时用省下的钱,一本一本本地买回来的,扔了,实在太可惜;当废品处理,又失去书的原本价值

诗四首

许厚今
徽园

八方蹊径倾新绿,古皖风情一脉收。
黄山松姿张翠盖,巢湖帆影入芳洲。
欧公走笔琅琊郡,太白吟诗采石道。
夜落未央霓彩炫,非遗民俗聘怀游。

秋浦河

千年秋浦入江流,一往诗河景境幽。
袅袅山居如画障,荫荫林木媲云绸。
昭明潭钓烟波渺,太白舟吟水月收。
十里杏花村口望,酒旗戏鼓醉花楼。

雷池

同朋探胜雷池水,邀览新光仁大堤。
圩上田畴铺绿稼,山边村落绕清溪。
庾书鲍信留前史,邑诵涂歌翼贵齐。
江畔征帆风正举,中流击楫出东西。

武昌湖

千古雷池涵秀水,武昌湖泊一明珠。
通江达海牵帆影,润稼滋禾入画图。
浪逐鸥鸿飞渚泽,风吹芦荻荡滩隅。
报书庾亮今如在,当溯轻舟对酒娱。

诗词

……左也不是,右也不是,想来想去,还是把读过的书,整理整理,捐给需要读书的人。

起先我把读过的书,捐给连队战士和我的母校,打从部队解甲归田,我又把淘汰下来的书,捐给街道社区和乡村图书室。这些年,仅我个人捐赠的图书大约有五千多册。光凭我一个人的力量十分有限,我又在单位发动过3次“大手牵小手”,先后向贫困地区3所小学,开展过捐书活动。

书捐了不少,书房自然也腾出一些空间。我又开始买书,家人一见我经常大包小包地往家拿书,气不打一处来:“刚有点空间,你又买,你买这么多书,又没时间看,你想……”我总是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:“买这些书,先存着,等以后退休了,再看。”没想到真的等到退休后,却老眼昏花。

真谓是“明日复明日,明日何其多。我生待明日,万事成蹉跎。世人若被明日累,春去秋来老将至。朝看水东流,暮看日西坠……”少壮不努力,暮年不从心呀!

